

烏爾率克著  
黃卓生譯

# 社會進步的哲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C. J. Urick 著  
黃卓生 譯

社會進步的哲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一九四三)

社會進步的哲學一冊

Philosophy of Social Progress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C. J. Urick

譯述者 黃卓生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印 必 有  
\*\*\*\*\*

(本書校對者蔡仲寬)

# 目錄

|     |                          |     |
|-----|--------------------------|-----|
| 導言  | 社會科學與社會哲學                | 一   |
| 第一章 | 社會生活及其問題——社會改革家與社會哲學家的見解 | 七   |
| 第二章 | 社會與物質世界的關係               | 三一  |
| 第三章 | 社會與有機生活的關係               | 五一  |
| 第四章 | 社會與心的定律的關係               | 八五  |
| 第五章 | 社會與心的定律的關係（續前）           | 一〇九 |
| 第六章 | 倫理的社會                    | 一二五 |
| 第七章 | 市民的意義                    | 一四九 |
| 第八章 | 社會進步中的精神的原素              | 一七三 |
| 第九章 | 社會進程的真正目的                | 二〇一 |
| 第十章 | 社會進步的最後的標準               | 二二一 |

# 社會進步的哲學

## 導言 社會科學與社會哲學

社會學有時被人視為社會現象的科學。社會現象這個名詞的範圍很廣，他包括人類——魯賓孫除外——一切的感覺、思想、遭遇、行為、欲望或事業。我們之所以要將魯賓孫除外，就是因為我們只要注意真正的社會事業，至於一般獨立的自我的事業，却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雖然如此，我們所要研究的範圍還是很廣，因為各種事業，只要能够影響他人，或被他人所影響，就是社會事業。我的思想，與我的頭痛一樣，本來不是社會現象；但是如果我將我的思想當衆宣佈，或是請醫生來治我的頭痛，或使我的家庭因這兩種東西而發生煩惱，那麼，他們就立刻成為社會現象了。我的忿怒、恐懼、或幻想，本來不是社會現象。但是如果我在許多社會份子中間表示我的忿怒，或將我的幻想傳佈到一個社會團體的各份子方面去，那麼，我的忿怒和幻想又成為社會現象了。發生戀愛，改變信條，乃是個人的事業，無論如何，至少開始的時候是如此，一部分是如此。但是當戀愛與信仰超過個人的心境以外的時候，他們就成了社會現象了；並且他們的由

來也是社會的。只要我的希望和志向是我自己的，那麼，社會學家與他們決沒有關係；但是我的希望和志向並不僅僅是我自己的；只要他們是從其他的人那兒得來的，並且足以影響其他的人，那麼，他們就是社會學家所研究的東西。甚至身體上的痛苦，雖然在表面上似乎完全是我自己的東西，然而社會學家也許要從事研究他們，因為他們有一種趨勢，可以使其他的社會份子發生痛苦；頭痛和牙痛的增減，也許如同瘋症和犯罪的增減一樣都是社會事實。在事實上，人類生活中沒有一件事不是社會進程的一部份，沒有一件事不重要的；所以你我生活中各種事實，社會學家都可以用來形成他的結論。這就是社會學，或社會現象學的範圍。但是我們在那種意義上把他當作一種科學呢？我們當然不能在普通的意義上把他當作科學，因為科學必須把他本身加以限制，或作抽象的研究，俾能求得某種原因和結果的關係。科學所研究的那些物質的、生命的、或心理的現象，可以受這種限制，可以作抽象的研究；我們可以把他們分爲各種不同的種類，來作一種科學的分析研究，而不至使他們失掉他們的價值。天文學家攷查星辰的時候，可以不必注意任何政治問題；氣象學家可以研究颶風的行程，不必管他是否防礙我們的假期。我們對於社會現象或社會生活的事實，也可以作抽象的研究，也可以把他們分爲一定的種類，不過方法不同罷了。我們一經抽象他們，他們就失掉去全部或部分的價值或特徵，這種價值或特徵乃是我們所要攷查的、解釋的。每種社會事實無數的原因的結果，這些原因都是在一種極端複雜的狀況中一塊兒工作；我們很難將這種

事實和他的複雜的原因分開，因為如此，他就失掉了他的真正的意義——社會事實的意義。社會現象與真正科學所研究的現象有許多重要的區別，這就是其中的一種。真正科學所研究的現象是很容易研究的，他的原因是有限的；祇要將他和幾個有限的重要原因聯結起來，我們就可以解釋一切我們所要解釋的東西。我們可以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氣候，不必注意社會的行爲和感覺；我們在雨天是否到禮拜堂中去，這種事情，氣象學者是不管的。但是如果我們不常常研究氣候，我們就不能解釋社會的行爲和感覺。日月的運行，草木的發育，與人類生活及其競爭完全是沒有關係的。但是人類的發育和運種總是不免受制於日月的行動與草木的生活。所以社會事實與暴雨，彗星，菜蔬的發育，完全是不同的；如果我們要對於社會事實要解釋我們所要解釋的，那麼，我們必須同時研究環境中的一切的原素，有生機的和無生機的，社會的和非社會的原素。然而這些原素裏面有許多還是我們的觀察所不能及的。社會事實的社會環境尤其是如此。縱然我們能夠將其他科學所研究的現象置之不顧，然而對於支配社會事實的社會生活中的任何原素，我們無論如何是不能不管的。那就是說：除非我們將社會事實在他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的原素的關係上來研究，我們就不能知道他的價值、意義及其真正的特徵。

可是也有幾種社會現象，可以拿來抽象，分開來單獨研究的，如同物質宇宙中的各種現象可以分開，獨立成爲一種科學一樣。

比如我們可以單獨的研究生育與人口的增加的問題，研究人口的健康與否，藉以得到一種有實際價值的科學的因果知識；現在的優生學就是如此。或者我們也可以單獨的研究生財的事實，生產與交易的事實，現在的經濟學就是如此；或者我們也可以單獨的討論人羣的同情和仇視，感覺和戀念，現在的社會生理學就是如此。每個部分都成一種獨立的社會科學；每種社會科學，在他自己的正當的範圍以內都是很有價值的。還有一樣很重要而且很有用的知識是我們必須有的，即就是我們必須知道：某種心理的原素是能够遺傳的，並且也要知道：兒童的健康，大部分要依賴父母和遺傳的某種條件。我們應當知道：普通一般爲生計或財富而工作的人，如果他們能够採用協力的或自由交易的方法，那麼，他的生產一定可以增多；這種協力和自由交易是要受於一定的條件的支配的。但是世上沒有一種社會現象的社會科學對於我們的行爲能够指示一種最後而且最好的方法。每種社會科學都能給與我們小小的幫助；但是無論什麼科學都不能告訴我們怎樣才有良好的生活。我們都知道：現時的各種獨立科學都不能完滿研究這種問題。社會現象和社會事業的種類，是由我們人類自由決定的，我們要有多少，就有多少，他們的重要各有不同，然而都是重要的。我們由他們中間選擇幾種，爲他們設立幾種特別的科學，細心的研究他們，這就是因爲我們覺得他們在現時是很重要的。前面所說的生財和衛生的科學就是這樣成立的。但是我們的社會生活是由許多枝葉組合而成的；他們完全是重要的、顯著的、與社會幸福都是有關係的。感覺信仰，

和志向的改變乃是人類幸福中的重要原素。他們的重要是和人口與財富的質量的改變同等的；他們都是不停的在社會進程中共同工作。在每個專門的社會科學家眼光中，他自己所研究的東西和所發現的定律是最重要的；他至少是相信：除非他所研究的那些事實是真正重要的，那麼，社會本能決不會將他們選擇出來，把他們當作重要的東西。可是優生學者、經濟學者或任何其他專門學者所研究的，只是一個無限複雜的全體的一小部分；他所知道的還是受制於無人知道那些東西。他對於「我們必須怎樣才能有良好的生活」這個問題的答復，只是一種暗示。這種暗示我們必須細心的估量；這並不是什麼科學的定律，無論如何必須服從的。

我們之所以要指明社會學和社會科學的這種限制，第一就是要使讀者對於他們不能希望過奢，並且同時要使讀者知道：社會生活的哲學是怎樣的將我們帶到科學的範圍以外去。科學的天職就是研究無定的程序；研究一切可能發現的程序，把他所發現的東西制成定律，使我們能盡量的應用他們。但是哲學所討論的乃是這些程序的特徵，研究他們的結果和美滿的人生的關係。人類的各種事業都可以用科學來討論，這種討論對於我們有用的知識多少都可以增加一點；但是如果人類的活動是我們實現理想人生的一部分的努力，那麼，這些活動，決不用能科學來解釋，因為這些活動的特性是我們的理想給與他的。社會科學就是要解釋他們；因此我們將社會哲學與科學分開，將他與宗教聯結起來；因為對於人生的

主要計畫和主要目的，有一種堅決的概念；他的中心點就是理論主義；他的主要原素就是堅持着天國的理想；他一切的理論，他一切的因果關係的連繫以及變遷的分類，都是根據因果律而進行的，並且始終都根據他的理想精神和目的而進行的。

這種社會哲學的定義，可以表示社會哲學與社會學的區別。社會哲學乃是一種試圖，把社會現象當作一種有秩序的程序或系統，這種系統或程序是受制於一種目的，並且從這種目的獲得他的全部及各部的真正的特徵。但是社會哲學決沒有武斷的性質；他也沒有任何「發現」或「證據」是一般無知識的人必須承認的；他的論調，就是初學者也可以隨意批評。

社會哲學家爲我們設立一種澈底的計畫，使社會程序有意義，這種意義就是他認爲最真確的，最好的。不過這種意義中間已經有了社會哲學家的偏見，這種偏見是從他自己心理的和道德的本性及經驗發生的，從他自己的精神上的態度發生的。我們可以隨意承認他的見解，也可以隨意拒絕他的見解；如果我們承認，我們可以將這種見解大大的擴充，否則我們可以擴充我們自己的見解，反對他的見解。

# 第一章 社會生活及其問題——社會改革家與社會哲學家的見解

近世的社會學者，尤其是社會哲學家，總免不了有一種不好的毛病，他們大都歡喜討論很大的問題，對於與我們有密切關係的社會利益，全然置之不理。可是現在已經產生一種反動了。例如現今的經濟學者大都在注意實際方面的失業與工資過少等問題，再不像他們的前輩先生一樣的討論經濟的調和（Economic Harmony）與抽象的學說，所以社會科學家也在把關於貧窮方面的具體問題一一的拿來研究，並且用他的科學來研究這些問題的原因與拯救方法。我很歡迎這種反動，袒護這種勢力，不過我還有一種忠告奉勸同志們。我以為這種新的趨勢中，含有一種危險，我們最易於假定社會問題只是發生於社會中的下層階級，把他們視為單純的貧窮問題，貧民窖的一個問題，我們也許僅僅的在社會病最顯明的地方作考察的工夫。這種假定全然錯誤的。各種社會病都是散佈到社會的全體，其中唯一的分別就是：下層階級的抵抗力最弱，所以他的犧牲最大。無疑的，現時急待拯救的就是那些工資過少，食物不敷，居宅不足，無人看顧的人們；可是主要的原因並不一定是從這種地方產生出來的。如果我們的調查必須是有價

值的，那麼，我們就必定要把社會視為一種單純的統一體，切不可把他當做碎片的結合體，可以分開來考察的。我們不僅單獨的注意困苦的問題，我們的目的是要了解社會病的問題以及改革的方法。只要有這種條件，我們就很歡迎這種近代的趨勢，把那種最困難，社會病表現得最顯明的地方，當作我們的出發點。換言之，我們開始就可以研究都市中的貧民窟。

我們可以到一條大街上去走走——你是一個很忠實的市民，我比如是一個社會哲學家。我們的面前必曾充滿了下列階級的生活所不能免去各種鄙陋的現象，我們的文化對於這些現象，不好的現象是無可如何的。一羣衣服襤褸的兒童，有些是很困苦，有些是面帶病容，污穢不堪，他們的母親們站在自家的門口，現出一種無精打彩的神情，或是談論她們的丈夫的不好的行為，或是談論鄰居的過失——可憐這些負擔過重的母親們，她們的生活中沒有休息的時候，快樂的機會；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遊手好閒的兒子在在皆是，他們之所以失業，有時是因為自己的過失，有時是因為社會中的上層階級的過失所致；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們都可以發現英人美滿生活的樞石——皮酒店，街市中各家各戶的人都是他的顧主，這些人們有時雖然經濟困難，也要把他們所有的錢花費在酒店中，維持這種主要工業。甚至在星期六晚上最熱鬧的時候，我們的街市中的空氣都是沉悶不堪。當你——忠實的公民——和我——假設的社會哲學家經過近世都市生活中的人口過多的僻靜小巷的時候，就可以看見這般的現象。如果我們假定你不

僅是一個忠實的市民，並且還是一個從來沒有見過這種現象的人，那麼，你一定要質問我爲何我們不把這種不好的現象剷除，供給這些兒童們的衣食，給人們以空氣新鮮而且清潔的房屋，使他們有閑時和機會享受較好的生活？爲何不剷除他們的口角與卑鄙的習慣，遊民的懶惰，愚人的昏醉，賭博以及其他各種的社會病呢？凡是有決心的人們和誠實的人們，見了這種現象，他們必定要立圖改革的，爲什麼我們不盡力改革這種狀況呢？我——比如是一個謙和的社會哲學家——得了你這種質問以後，必會給你一種答覆，可是這種答覆也是一般研究社會生活的人們的一樣（至於這種答覆是如何的重要現在姑且不論）。這般貧民和他們的環境——他們一切生活，好的壞的都包括在內，都是各種複雜的程序（Process）的結果，這些程序在最古的時期，就已經產生，在未來的時期也不會停止，他們在我們的國民生活中，分門別類的生長出來，已經成了人類生活中的社會程序的一部分，而且是人類生活所依賴的東西。簡單的說來，他們就是四千萬人雜居在這個小島上的結果，他們每天都是在煤礦鐵鑛以及汽機工廠中過一種污穢的生活，使自然界供給我們需要的東西。換言之，他們是受制於某種壓力的定律，自然和人爲的條件，受材料和空間的限制，這些限制是各種生物所不能免避的。所以，你所痛惜的那些污穢，窮苦，人口過多以及缺乏閒暇等事，也是因此而發生的。

再者，他們也是像其他一切生物一樣，受制於「人口增加」「競爭」「適者生存」以及一切生物

必須附從的「發育和改革」的定律。因此社會上有這些可憐的兒童，許多人的犧牲與死亡，和一般奇怪的、痛苦的野蠻民族，同時也有生活很愉快的高尚的人們；可是弱者階級中的貧窮與疾病却是太多了。

復次，他們這般人，又與其他生物不同，他們是受制於人類思想和感覺的特別條件，人類具有堅強的自然的愛情、意思和理性，以及交際、批評、志向、計畫和成功的能力，使自然學者稱他們為原人（*Hominid*）。從人類這些心理方面的品質，產生許多驚人的特性，如行為感覺、同情、慾望、憎惡、衝動、狡猾的自尋（*Cunning Self-Seeking*）以及仁慈的慷慨等是。

然而他們都是一個有生命、有機的統一體（*Organic unity*）的份子，這個統一體中，有服務和享受、勤苦和閒暇，其中也有各種工作，這些工作都是根據一定的方法去履行的，有的是很愉快，有的是很痛苦的。這種統一體，我們稱他為社會生活，他給與他們以各種不同的條件——各種社會管束、如習慣、時式、輿論、法典、刑罰，以及許多從有秩序的社會關係所發生的精微的勢力。所以我們有這種奇異的生活組織——工作過度的勞働者所住的街市，有時是接近一般富人的繁華街市；最奇怪的事就是我們大家都默認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組織是對的。所以各種等級中有各種不同的行為，有少數嗜酒和褻漫的人，也有許多勤苦耐勞的人，有酒店這種制度，也有教育、教會和其他社會生活的組織。

最後，這些貧困的人民是與我們所知道的任何動物不同，他們有靈魂，並且他們知道他們有靈魂。他

們和一般不大明白的實體與勢力有關係，他們對於這般實體與勢力不大知道，只曉得他們的形式是很奇怪的，可是無論這些東西的形式是怎樣，他們總能了解他們就是這般人也知道目的，義務，命運，上進的道路，較好的生活狀況，天堂。所以他們悔恨的發作，作各種不同的事業的決心，個人和團體改良現狀的勢力，終有成爲事實的一天。

所以這就是你的問題。你要求立刻將這種污穢，墮落，疏忽，惡意和不平的事實改革一過；誰也知道這是我們須立刻改革的。但是你爲首必須要知道和你所解決的是什麼？我們開始工作的材料是什麼？

那些我們要改革他們的運命的人——在實際上我們決不能和他們分開——都是五種不同的世界中的份子，這五種世界各有各的生存的條件。在這五個世界中，我們的生命是時時刻刻受制於每個世界中的定律，限制，和威權，扶助和障礙，這些東西都是宇宙中的條件所賜與我們的。第一個世界就是物質的世界——我們是他的一部分——與他的勢力和精力的條件，我們的能力都要受這些東西的限制，可是如果我們善於利用他們，那麼，他們反能擴充我們的能力。第二種世界是生物的世界與他的生命和發育律，健康和疾病律，以及生殖，發展，朽腐，死亡等律；我們人類決不能免避這些定律，並且還要學習他們，遵守他們。第三就是人類心靈世界與他的感覺和思想，同情和拒絕計畫和成就的各種特殊定律。第四種是與第三種很有關係的，這就是所謂社會單位的世界，其中有統治，類似，合作，和有機社會生活的定律，我們

都是組成這個世界的份子，並且是彼此互相依賴的，每個人的行為都足以影響其他一切的人；每個人的意識的生活的資料都是來自這個世界的全體，我們的生活之特徵，與價值也就是來自這個世界的全體。最後而且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的世界，我們也是這個世界的份子，我們的靈魂都要受其中的靈魂生長律的管理。我們的決心和志向，生命的信仰，以及求善的決心都是從這個世界得來的。

我們的複雜本性的這些特點，這種複雜的材料，都是改革家所要討論的東西；我們可以把他們總括起來用幾個字來說明，將我們當作精神的，社會的，心靈的，人類的，生存的東西，使每個形容詞代表一個宇宙。

現在我們可以為社會哲學家的觀察點下一個界說。一個真正的社會哲學家就是一個人，他能够在每個社會問題的背後發現那些從每個世界中發生出來的必需的條件和可能的機會；並且盡力的研究他所能從每個世界中發現的力與律。我稱這種人為社會哲學家而不稱他為社會學者，因為僅僅只有他纔能够把一切的情形集合起來，看到社會生活的特徵。社會學者不過是一個科學家，他所研究的只是前四個世界範圍以內的東西，決沒有注意最後那個精神世界上面去。社會哲學家也同他一塊兒研究，從他那裏得着了那些「可能知道」的改革的條件；但是社會哲學家還要進到社會學家的範圍以外去，俾能對於這種改革進程的目的和意義得到最後的了解。可是，他們二者也有幾個類似的地方，對於每個問題

——無論是工廠問題，貧民窶問題，汗血勞動者的問題，富人的浪費問題，衛生問題，或是公平和犯罪問題——他們二者都知道這個問題有許多方面，而且是許多原素結合而成，每種原素都有互相的關係；並且他們二者都知道：如果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我們必須爲他設立許多固定的條件，僅僅在每個條件的範圍以內，我們纔能解決這個問題。他們也相信這些條件中，有許多是可以知道的，能够用科學所用的方法來發現他們，所以這種改革之能否成功，一部分是以科學知識爲轉移的。或者他們二者之中大多數都知道每個問題的複雜的性質。每個改革家都有一種決心想要剷除某種社會病，如貧民窶的污穢狀況，酒店，的墮落，失養的兒童們的退化，血汗制度，過度工作，失業問題，以及其他顯然可除的弊病。可是你剷除一種制度的時候，同時總不免將其他許多制度推翻，這些制度也有好的也有壞的。你整理貧民窶，限制飲酒的時候，同時也會破壞許多社會習慣，例如原有的利益，私有財產權和其他幾樣比較很好的東西。你要增進兒童的健康，你必須用新奇方法去改革家庭生活的組織，父母原有的義務，或神聖的婚姻制度。至於現時的工業制度那就更不必提了。雖然改革家不想如此，可是當他整理家庭的時候，也許無意中把鄰舍的房屋殃及了，然而這也許是一樁好事情；改革家不想過於擾亂社會，其實我們應當多多的擾亂社會。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總要承認：每種事業總會產生他種附帶的反動，社會學家和社會哲學家關於這一點，總要給我們一點教訓。也許他們不能給我們很多的教訓；無論做什麼事情，我們應當相信許多無人知道的結果。